

現代創作文庫

魯迅選集

上海萬象書屋印行

現代創作文庫

• 第一輯 •

魯迅選集

徐沉
葉志
憂
編選

現代創作文庫序

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自從「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創作雖已奠定了它的基礎，但它的讀者至今還被限制在所謂小智識份子羣裏。一般遺老遺少固然不屑看它，一般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等等，却也「不能」看到它。

這一個事實遂使新文學創作物的發行可憐到平均每種印不過三千，而封神榜，三國志却印行不衰，江湖奇俠傳，啼笑姻緣也都賣到若干萬部——我們大多數讀者就沉醉在這里面！

把文學送到整個大衆的腦子裏去，這是大衆文學的整個問題。把已經讀封神三國以及「奇俠」「姻緣」之類的讀者奪取過來，這問題的一半固然還在文學的內容與形式上，而那一半，却未始不是出版上的問題了。前邊說一般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等等之「不能」看到新文學的創作者，也就有一半是他們根本接受它不到手。

舉例說：一個內地小城市的店員，可以在賣百家姓的書店裏買到趙五娘琵琶記，也許可以買到江湖奇俠傳。但買不到吶喊，彷徨——即使書店放出一本來罷，但一見那看不慣的封面，裝訂，也就駭住了，不知是一部什麼天書。——再一個「即使」罷，即使他想買了，一看定價：六角，一元，一元半！琵琶記賣八個子兒一本，這，買不起！

所以，一本書的推銷方法，印刷外形，定價高低對於發行上都有那麼大的影響！站在文學的社會作用上說，忽視這個問題，是不應該的。——一般遺老遺少不管它，那些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中的讀者不該奪取過來麼？

說到這里，我頗贊成一折書籍的印行方法了。我們不管發行者主觀上的作用如何，但它的結果是：第一，推銷的市場擴大而且深入；第二，印刷形式比較接近大眾；第三，價格降低到適合一般購買力。因此之故，有若干翻版的一折書的銷路會超過了原版。這，從街頭巷尾的書攤上可以看出。

也就因此之故，我認為新文學創作物要奪取大部份落後的讀者，用一折書的方法來印行，是目前一個最好的手段。

剛巧，書店里也正有這末樣一個需要，為了實驗這一個理想，便答應下這個文庫的編選工作。因為是基於這一理想而出發，編選的方法就不得不以這特殊的讀者——我們所應奪取的讀者做對象而稍有不同於一般的方法了。

第一，文庫里二十位作家固然不能包括現代中國整個文壇，但這二十位作家的選定，是以他的讀者之多寡來取決的。因為本文庫的最大目的是如上所說在於奪取大多數的讀者——儘管如此，這二十位作家依然還可以概括了整個中國文壇的。

第二，每一作家的作品並非按其各個創作時代比例選出，而是以其作品對於讀者的利害為標準。如其中所選張資平之作品，偏重於初期，就是為了初期作品比較地少有毒害。魯迅氏的散文偏於近作，也就是為了更有利於讀者。

第三，針對着這特殊的讀者的鑑賞能力，選稿標準就不同於一般。如魯迅集中不選狂人日記及在酒樓上等篇，而選阿Q正傳及祝福之類。

第四，因為這不是代表作選，故各家所選偏重短篇，而少截取長篇。好讓讀者多看些整篇的東西。

第五，每集附有作者的自序或創作經驗之類及編者的題記，這是為了讀者進一步對於該作家其他作品閱讀上參攷的。

第六，為使讀者明瞭某一作家最近的傾向，故作品目錄的編次是以最近的放在前面，倒編上去。而於各家最近諸作亦儘多採選。

計劃是這末計劃了，但編下來的結果，其缺點可更多了：

第一，書店所給的編選時間，前後只有三個月。收集材料就去了一個月。以後兩個月是每三天一

冊，這樣急就編選，是自己不能安心的。

第二，本想借這機會多選些最有利於讀者的作品的。但如丁玲之某一部份作品，都買不到手。又以同一原因，蔣光慈的集子也就編不出來。

第三，這二十位作家的名單，也不是完全出於編者的意思。

第四，有些作品寫作時代不清，一時又查不明白，編排上就難免有些顛倒。

第五，因為時間急促，選稿不能有長時間的斟酌，連自己的標準有時都難合了。

第六，有許多在再版或其他原因一時買不到的書，未能收齊，致有許多已經選定的作品臨時抽去，更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因為這不過是個實驗，一切都待諸將來補救了。

編者 一九三六，三一八。

題記

新文學運動揭竿以後，第一個「拿出貨色來」的是魯迅氏。而這至今未曾稍減其價值，且益獲得國際的光榮的貨色，便是魯迅的阿Q正傳。

在阿Q正傳前，魯迅氏先在一九一八年發表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明天，一件小事等。對封建勢力作猛力的反抗。至阿Q正傳，他以最尖銳的諷刺方式描畫出當時封建勢力支配下的農村及農村中的一個個典型人物。為今日以前一部最成功的反封建作品。至今已有英法日俄諸國譯本。此後迄一九二五年止又作祝福等篇，對封建勢力仍作無情的攻擊。二五年後除了故事新編外沒有再寫小說，便掉轉他尖銳的筆鋒，努力於散文的寫作。但他的態度始終如一，這些散文中都有着深刻的諷刺力量。並不讓於他的小說。

他的寫作，散文有野草，熱風，華蓋集及續編而已。集三閒集，偽自由書，南腔北調集，准風月談，集外

集等……。

論文有墳

小說有吶喊，彷徨，故事新編。

自叙傳有朝華夕拾。

此外編譯諸作不計。

我們這集子所選的是偏重於小說及較近的散文。小說除了阿Q正傳等舊作外，並選了足以代表最近之魯迅氏的出關一篇。散文多取自准風月談、南腔北調集。至早期之熱風、野草等集未選，這原因在總序里說過了。至於詩，選的很少，姑備一格而已。

魯迅氏原名周樹人，字豫材，浙江紹興人。現年五十六。初在日本習醫，繼改攻文學。歸國後任北大師大女大廈大等教職。為文學研究會主腦之一。現寓上海，仍努力譯作。

編者

現代創作文庫 · 第一輯 ·

魯迅選集目次

題記：.....一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
★

★ ★ ★ ★

小說：

出關.....五

示衆.....一八

祝福.....二四

阿Q正傳.....四三

頭髮的故事.....八八

藥.....九四

散文：

孔乙己……………一〇四

『題未定』草……………一〇九

從幫忙到扯淡……………一一五

什麼是『諷刺』……………一二七

摸空……………一二九

踢……………一二三

華德焚書異同論……………一二五

『吃白相飯』……………一二七

『抄靶子』……………一二九

推……………一三一

答楊邨人先生的公開信……………一三三

祝中俄文字之交……………一四二

『連環圖畫』辨護……………一四七

論『第三種人』……………一五二

詩：

我們不再受騙了.....	一五七
『非所計也』.....	一六〇
阿Q正傳的成因.....	一六二
題三義塔.....	一六九
自嘲.....	一六九
無題.....	一六九
人與時.....	一七〇
桃花.....	一七〇
愛之神.....	一七一
夢.....	一七二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這來由，已經在『吶喊』的序文上，約略說過了。這里還應該補敘一點的，是當我留心文學的時候，情形和現在很不同：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所以並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我也並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裏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

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紹，在翻譯，而尤其注重於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着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所以『小說作法』之類，我一部都沒有看過，看短篇小說卻不少，小半是自己也愛看，大半則因了搜尋紹介的材料。也看文學史和批評，這是因為想知道作者的為人和思想，以便決定應否紹介給中國和學問之類，是絕不相干的。

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於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也曾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N. Gogol）和波蘭的顯克微支（H. Sienkiewicz）日本的夏目漱石和森鷗外。

回國以後，就辦學校，再沒有看小說的工夫了，這樣的有五六年。為什麼又開手了呢？——這也已經寫在『吶喊』的序文裏，不必說了。但我的來做小說，也並非自以為有做小說的才能，只因為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裏的，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只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這就是『狂人日記』。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里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着力的一個。

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為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着十多年前前的『啓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閒書』，而且將『為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閒』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覺得夠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寧可什麼陪襯拖帶也沒有。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紋上，只有主要的

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於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後，總要看兩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刪幾個字，一定要牠讀得順口；沒有相宜的白話，寧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只有自己懂得或連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這一節，許多批評家之中，只有一個人看出來了，但他稱我爲 *Style*。

所寫的事跡，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採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爲止。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脚色。有人說，我的那一篇是罵誰，某一篇又是罵誰，那是完全胡說的。

不過這樣的寫法，有一種困難，就是令人難以放下筆。一氣寫下去，這人物就逐漸活動起來，盡了他的任務。但倘有什麼分心的事情來一打岔，放下許久之後再來寫，性格也許就變了樣，情景也會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來。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寫性的發動和創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報章，見了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攻擊情詩的文章，心裏很不以爲然，於是小說裏就有一個小人物跑到女婿的兩腿之間來，不但不必有，且將結構的宏大毀壞了。但這些處所，除了自己，大概沒有人會覺到的，我們的批評大家成仿吾先生，還說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專用一個人做骨幹，就可以沒有這弊病的，但自己沒有試驗過。

忘記是誰說的了，總之是，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我以為這話是極對的，倘若畫了全副的頭髮，即使細得逼真，也毫無意思。我常在學學這一種方法，可惜學不好。

可省的處所，我決不硬添，做不出的時候，我也決不硬做，但這是因為我那時別有收入，不靠賣文為活的緣故，不能作為通例的。

還有一層，是我每當寫作，一律抹殺各種的批評。因為那時中國的創作界固然幼稚，批評界更幼稚，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將這些放在眼裏，就要自命不凡，或覺得非自殺不足以謝天下的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於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國的批評文章，因為他於我沒有恩怨嫉恨，雖然所批評的是別人的作品，卻很有可以借鏡之處。但自然，我也同時一定留心這批評家的派別。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後並無所作，也沒有長進，編輯先生要我做一點這類的文章，怎麼能呢。拉雜寫來，不過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燈下。

· 選自創作的經驗 ·

出關

老子毫無動靜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頭。

「先生，孔丘又來了！」他的學生庚桑楚，不耐煩似的走進來，輕輕的說。

「請……」

「先生，您好嗎？」孔子極恭敬的行着禮，一面說。

「我總是這樣子。」老子答道。「您怎麼樣？所有這裏的藏書，都看過了罷？」

「都看過了。不過……」孔子很有些焦躁模樣，這是他從來所沒有的。「我研究『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很長久了，夠熟透了。去拜見了七十二位主子，誰也不採用。人可真是難得說明白呵。還是『道』的難以說明白呢？」

「你還算運氣的呢！」老子說，「沒有遇着能幹的主子。六經這玩藝兒，只是先王的陳迹呀。那里是弄出迹來的東西呢？您的話，可是和迹一樣，迹是鞋子踏成的，但迹難道就是鞋子嗎？」停了一會，又接着說道：「白鴉們只要瞞着，眼珠子動也不動，然而自然有孕；蟲呢，雄的在上風叫，雌的在下風應，自然有孕；類是一身上兼具雌雄的，所以自然有孕性，是不能改的；命是不能換的；時是不能留的；道是不能塞的。只要得了道，什麼都行，可是如果失掉了，那就什麼都不行。」

孔子好像受了當頭一棒，亡魂失魄的坐着，恰如一段呆木頭。大約過了八分鐘，他深深的倒抽了一口氣，就起身要告辭，一面照例很客氣的致謝着老子的教訓。

老子也並不挽留他，站起來扶着拄杖，一直送他到圖書館的大門外。孔子就要上車了，他才留聲機似的說道：

「您走了，您不喝點兒茶去嗎……」

孔子答應着「是是」上了車，拱着兩隻手極恭敬的靠在橫板上，再有把鞭子在空中一揮，嘴裏喊一聲「都」，車子就走動了。待到車子離開了大門十幾步，老子才回進自己的屋裏去。

「先生今天好像很高興，」庚桑楚看老子坐定了，才站在旁邊，垂着手，說：「話說的很不少……」

「你說的對。」老子微微的歎一口氣，有些類唐似的回答道：「我的話真也說的太多了。」他又彷彿突然記起一件事情來，「哦，孔丘送我一隻雁鵝，不是曬了臘鵝了嗎？你蒸蒸吃去罷。我橫豎沒有牙齒，咬不動。」

庚桑楚出去了。老子就又靜下來，合了眼。圖書館裏很寂靜。只聽得竹竿子碰着屋簷響，這是庚桑楚在取掛在簷下的臘鵝。